

LA PASSION DES FEMMES
SÉBASTIEN JAPRISOT

如果我丢了魂的话，
那都是让爱情给偷走的。

宋冬深一译

〔法〕塞巴斯蒂安·雅普瑞索 著

偷心人

CTS
CHINA TITANIC SYSTEM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SÉBASTIEN
JAPRISOT

偷心人

〔法〕塞巴斯蒂安·雅普瑞索——著
宋冬深——译

SÉBASTIEN JAPRISOT

LA PASSION DES FEMMES

CS
PUBLISSEUR & MEDIA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偷心人 / (法) 雅普瑞索著 ; (瑞士) 宋冬深译.

— 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4.7

(OPEN经典)

ISBN 978-7-5404-6661-9

I. ①偷… II. ①雅… ②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14962号

LA PASSION DES FEMMES by Sébastien Japrisot

Copyright © Editions Denoël, 1986, 2003

Published by special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Denoël in conjunction with their duly appointed agent 2 Seas Literary Agency.

著作权合同图字: 18-2013-37

偷 心 人

作 者: [法] 塞巴斯蒂安·雅普瑞索

译 者: 宋冬深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吴 健

责任校对: 向朝晖

装帧设计: 韩 捷

内文排版: 钟灿霞 谭 细 圣湘宁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nwy.net>

印 刷: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12.5

字 数: 263千字

版 次: 2014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6661-9

定 价: 32.8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)

Sébastien Lapicot

40.7111
11.10.02

图 1

Open经典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 发现的惊喜·阅读的欢愉

www.ertongbook.co

| | |
|-----|--------|
| 003 | 二十点十五分 |
| 009 | 艾玛 |
| 045 | 贝琳达 |
| 099 | 佐佐 |
| 121 | 卡罗琳 |
| 169 | 馥馥 |
| 225 | 洋子 |
| 275 | 托莱多 |
| 319 | 玛丽-马蒂娜 |
| 383 | 二十一点十分 |

目

录

“假使他不再梦到您，您以为自己会在哪里？”

“当然是眼下这个地方啦。”爱丽丝回答说。

“不对！”叮当弟轻蔑地反驳道，“这地方哪也不是，因为您只不过是梦中的一样东西罢了。”

——刘易斯·卡罗尔，《爱丽丝镜中奇遇记》



二十点十五分



突然，这个固执的年轻人对自己说得走了，于是便行动起来。

他再一次艰难地从沙滩上爬起来，抽搐的右手按住他白色短袖衫那块弄脏的地方。

要么是额上流淌的汗水，要么是疲倦的眼里涌出的泪水使他看不太清楚，总之，他所能看到的就是荒凉的沙滩和无垠的大海。

已经是黄昏时分，天上的太阳成了一个红色的火球。沙滩上有一个谁家孩子遗忘的皮球，也是红色的，正如他白色短袖衫上那块印记的颜色。这个时间，旅馆的餐厅迎来了第一批食客的话声，第一阵椅子的晃动声。旅馆的房间里，忘性大的孩子不愿早早睡觉，吵着要玩球。在这个远离尘嚣的空旷的沙滩上，只听见海鸥的尖叫和波涛的汹涌。

这个固执的年轻人（他就是这么说他自己的）捂着伤口，沿着大海，踉踉跄跄地向前行走。他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。只要两腿还能支撑，就必须一步接一步向前走，直到再次瘫倒在地为止。

他已经瘫倒过多少次而又重新站起来？他只记得这场无休止的噩梦刚开始的时候，他是卧倒在沙滩上的。那时的太阳比现在的要高，要烫。他处于无意识、昏昏沉沉、一动不动的胚胎似的状态，但他能感觉到太阳晒得他后背发烫，还有胸前那黏糊糊的

脏东西。就在他将要睁开眼睛的那一刹那，一幅他想记住但已经忘掉画面清晰而欢欣地出现在他脑海中。

眼下，他身体前倾，一步接一步。他明白倾斜的沙滩会把他引向夺命的海浪波涛，再要是摔倒在水里的话，那就真的完了。

他对自己说，这个固执的年轻人无论如何都是要死的，地狱的烈火已经吞噬了他。他再也跑不动，连走也走不动了。虽然不应该，他还是停下来一秒钟，透过满脸的汗水和沙子看了周围一眼。既没人前来相助，也不知去哪儿求救。他孤零零一个人，胸口中弹，由于此处伤口，生命早已开始离他而去。他所能做的，也还算比较理智的行为就是往回走，这样至少还不至于被淹死。

他没有往回走，而是用尽最后那点力气，横穿沙滩的斜坡，像个酒鬼似的往上爬。他又跌倒了。

他先是跪在地上，慌乱并喘不过气来。然后，他用手和肘往大海的反方向爬了几米远。终于，他知道自己走不远，于是，他睁着眼睛，听凭自己倒下并往下翻滚。

连天也是空洞洞的。

这个想象力极其丰富（连他自己也这么认为）的年轻人告诉自己：一两个小时之后，月亮就会升到这个高度，从我两个熄灭的瞳孔里反射出来。

也许不是那样，他心想。一两个小时以后，月亮引导着潮汐，海涛将把我覆盖，并把我带到大洋深处。人们永远也找不到我。要么，从这里到美洲，天晓得哪个地方的哪个渔民，在天晓得哪个时刻，用渔网把我和一群鲭鱼捞了上来，而我已经被那群鱼儿吃掉了一大半。

他闭上眼睛。

他还想寻回刚才苏醒时，在发现胸前那处可怕的伤口之前，脑子里出现的那幅可爱的画面，但他做不到。

他自忖着：如果海浪把我带走，人们会找我，会询问那些认识我的人。几个月，乃至几年后，直到放弃寻找活着的我。我就成了别人谈论时低声提到的那个爱冒险的年轻人，在某个夏天的晚上，在某个不知名的海滩上失踪了，没有留下任何踪迹，只剩下时间的浪花。

他用肘部艰难地撑起身子，看着自己的脚印，估摸着走过来的路程。那些每天都要被翻腾的沙子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他记得很清楚，当他最后一次努力行走时，离他不远处有一个孩子玩的皮球，但也可以认为那只不过是他的想象，他根本看不到，那就像一块被扔在不知哪条缝里的石头。

他再一次闭上眼睛，仰天躺倒，慢慢地呼吸着。他没有痛苦，也没什么害怕。他在问自己用手摸着的这颗心脏还能跳动多久；他还有没有机会，在心脏不再跳动、太阳不再西落、星辰不再运转，在所有的东西全都停止不动之前，能见到他喜欢而又没能留下的画面；在那些可恶的鲭鱼吃掉他的脑子之前，还会不会有人过问他；书记员用老式打字机打出来的那些真情、假意和谎言，会不会进一步地使他那神秘而可悲的最后时光变得扑朔迷离。

如同他在不久的将来将要行使他那非凡的想象力一样，这个爱冒险的年轻人感到身上飘过一股夹竹桃的芬芳。他听见一个笑声，那个忘却了的闪亮画面如同头一次那样，又忽地闪过他的脑海，是那么平静，那么真实，使他不得不认为这是上天的启示。

一个浅色头发的姑娘，穿着细白布衣裳，随着一阵风朝他吹来。她坐在秋千上，裸着双臂和两腿，脸上充满了阳光和幸福。当秋千荡到高处，她向后一翻，远去了。另一个姑娘，像一个热情奔放的吉卜赛女郎，穿过夏日的阳光出现在他面前。她的眼睛更黑，心更热，现身后立刻被第三个所取代——妩媚的曲线，不羁的脸庞，飘扬的裙摆中夹杂着蜂蜜和夹竹桃的芳香。

而他的心跳得越来越沉重，他数了四下，他又数了五下，着迷于裹在紧身衣里的被晒黑的乳房，或是丝袜上端露出来的那一截雪白的肌肤。他可以数到六，数到七，一直数到十，数着秋千的来回，一次都不落下。尤其是那第一次，她那天鹅般纤细的脖颈、风姿绰约的腰身和脉脉含情的眼神。

假如我必须得走，还不如融入这幅画面，想想这个躺在这片沙滩上的年轻人，天上的星星在守护着他。

在说到自己的时候，他经常这样形容。

艾 玛



我刚满二十岁。

我曾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设计员（那时还不叫“广告”，而叫“宣传”），办公室的窗户正对着海边的圣于连港口。我的工作经验不多，但大伙都觉得我可爱，性格好，顺从上级，努力工作。

我嫁给了人事部主管。

8月份我们有十天的婚假去做蜜月旅行，我们打算开车去西班牙玩。我的未婚夫塞弗兰先生为此买了一辆旧面包车，并重新收拾了一下。这辆车在战争期间被当作救护车来用。我这里指的当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。车前排座位的后面有两个卧铺和一些床上用品，卧铺的上方做成储藏柜。车内有一个带小型蓄水罐的洗脸池，还有一套厨具。我那未婚夫亲自上阵，用土黄色的油漆把整个车身重新刷了一遍，还煞有介事地称这种油漆为“艺术黄”。可是，他从来就不懂怎么用双手搞出艺术品来，所以还是能看出车身两侧各有一个大大的红十字。

婚宴在温泉酒店举行，请来了爵士乐队，并组织了胜者将获香吻一个的游戏。我想当时我是满意的，除了对我的未婚夫，也就是后来成了我丈夫的那个人。他一张桌子接一张桌子地敬酒，像平常那样大声说话。我有点担心，因为我们傍晚便要出发去旅行，而他又不是那种能忍受由我来开车的人。